

進表

臣栗言臣昨蒙

恩以臣投

進春秋經傳集解特降

聖旨轉行一官臣尋具悃幅申省乞賜敷

奏收回

成命許臣就潭州筆札繕寫周易爻象序雜指

解一書進納

御前二月三日准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不許辭免餘依臣今來修寫成書依已降
指揮投

進者臣聞古聖開先河洛有圖書之出明王在
御鳳麟為郊藪之游矧茲易象之昭垂宜作
治朝之瑞應臣栗誠惶誠懼頓首頓首竊以伏
羲畫卦肇陰陽奇耦之形西伯重爻演仁義剛
柔之旨辭至周公而大脩法從尼父而益章言
其變化則範圍高厚而不遺語其機緘則橐籥
生靈而無間煥乎父子君臣之懿範卓乎禮樂

刑政之宏謨秦人以為卜筮之書幸逃灰燼漢
世雜于讖緯之學幾至湮淪粵從魏晉以來乃
至隋唐之際談象數者率由穿鑿論性情者悉
本虛無其或推明人事之端奈何刊落聖心之
畫晉宗輔嗣捨繫詞序雜以無傳唐尚希聲擯
文言彖象而不取是皆忘本以齊末何自尋流
而探源空存隱顯之辭莫測形容之擬寧期末
學得與斯文有太極以生兩儀灼見混成之理
覆四象而為八卦具存一定之規以此而觀象

則象乃可觀以此而玩辭則辭皆可玩亶由天
造非出人為載惟洪範九疇之陳與夫黃石一
編之記倘匪

聖神之應運曷臻穹壤之效祥恭惟
皇帝陛下

濬哲生知

成能夙就

究極三才之蘊奧

發揮四聖之淵微

酬廣廈之諸儒

言皆破的

拔大廷之多士

意已忘筌惟

德業與日以俱新故道術為

時而競出臣之固陋學則顛蒙初乏師承探索何
殊於聾瞽忽如神授鑽研方得于端倪雖未能造
詣于幾深然頗亦貫通乎倫類回觀衆說殆似冥
行老矣負暄徒自言多背之美心乎嚮

日寧復存衛足之思惟殫夙夜之勤敢布畫日
之遇臣無任瞻
天望

聖俯伏待罪激切屏營之至所有周易經傳集
解三十二卷繫辭上下二卷文言說卦序雜本
文共為一卷河圖洛書八卦九疇太衍總會圖
六十四卦立誠圖大衍揲著解共為一卷總三
十六冊謹隨
表上

進以

聞臣栗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淳熙十二年三月二十八日朝議大夫直寶文閣權
發遣潭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主管荆湖南
路安撫使公事馬步軍都總管借紫臣林栗

貼黃

照對臣昨陳乞修寫劄子係以周易文象序雜
指解為名今來竊自惟念三聖人所垂經訓先
設卦畫次繫彖詞即文象二字不為該備及觀

孔子所贊大傳有彖象繫詞文言說卦即序雜
二字亦未能概舉今故仍春秋之例以三聖所
垂之經與孔子所贊之傳摠謂之周易經傳集
解繕寫進

呈伏乞

睿照

又

照對臣今來繕寫

進本係準春秋經傳集解已得

指揮其間有犯

廟諱及

御名者並依經傳本文不敢改易只今書不成
字覆以黃紙伏乞

睿照

又

照對臣昨辭免所進春秋經傳集解蒙
恩轉行一官尋奉

指揮不許辭免臣已祇受具表稱

謝去訖今來所進周易經傳集解如蒙

未錄乞

更不推賞庶使螻蟻之志得以少伸非為僥倖

進身而有此

獻伏乞

睿照四月二十六日三省同奉
聖旨書付秘書省今學士院降
勅書獎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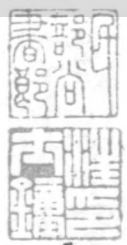
勅林栗者所上表進周易經傳集解等共三十
六冊事道載六經亶為明脩易更三聖尤號精
微翳訓傳之滋多有簡編之可考卿才猷雋茂
器識高宏跡深造于淵源務旁周于綜彙昔究
麟經之蘊茲明犧畫之傳惟三統本于春秋仍
通大衍之用且九章列于洪範亦參八卦之分
乃能脩釋始終兼該表裏會萃篇圖之富包羅
象數之全給劄而召尚書已光于侯國賜璽而
勉太守益重于文儒爰布溫言以旌篤學允懷

殫洽良用嘆嘉故茲獎諭想宜知悉夏熟卿比
好否遣書指不多及

二十八日

勅

周易經傳集解叙



朝議大夫直寶文閣權遣發潭州軍

州主管荆湖南路安撫司公事臣林

栗上進

臣聞易之為書肇自伏羲演于文王成于周公
贊于孔子雖經秦亡無所失亡極四聖之精思
發三才之妙理其指若遠而甚近其詞若奧而
甚明其象與數若恢詭不可知而皆顯然著見
于生民日用之間殆不可以須臾離者然其文

象反復上下周流惟變所 故謂之易蓋取變
易于義也自漢以來言易之家千以萬轍於易
之一 已有三說曰變易也不易也簡易也是
豈所謂至當歸一精義元二者乎昔之制字者
蓋以日月合而成文亦取晝夜變通之義云尔
易之興也其于中古乎伏羲尚矣文王演之周
公成之故謂之周易猶書言周書禮云周禮而
已孔子讀易至于韋編三絕猶曰加我數年五
十以學可以無大過矣然後覃思研精為之訓

傳以示後世其可以易而讀之哉賴有吾夫子
為之發明故後之學者雖其知不逮昔人其潛
心用力又無昔人千百分之一而觀象玩辭因
言會意亦庶幾有得焉者有本者如是尔近世
諸儒湛思未至燭理不明乃欲舍義文之畫捐
周孔之詞至于繫辭說卦序卦雜卦一切不取
而自以其意言易之義是猶即鹿而無虞也其
能有得乎哉古者編簡重大故六十四卦析為
二篇上篇三十下篇三十四其多寡不齊者非

取諸卦取諸畫也卦出于象、出于畫八卦之
畫三十有六六十四卦之象亦三十有六部而
分之各有十八十有八者著之變也揲之所以
成卦也上篇之象十有八其為卦三十下篇之
象亦十有八其為卦三十有四是非私知之所
能議矣錯而乘之陳十有八綜而言之則三六之
數也易始于三成乎六三者乾之畫也六者坤
之畫也是則文象之所從起而變化之所由生
也文王周公孔子三聖人者于此盡心焉學者
不本乎是而言易者也臣故紬繹經傳述其指
解而為之序臣栗謹序

周易經傳集解乾坤卷第一
周易上經乾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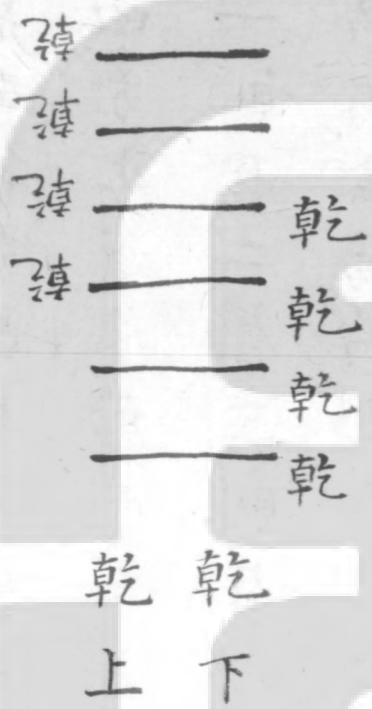
昔者夫子之贊易也蓋因其上下二篇題云上
經下經者所以自別于傳也故自漢以來通謂
十翼為大傳其授儒者又取大傳分繫于經因
其篇目題云乾傳傳者以自別于箋註爾今
存其舊得以考焉者左丘明作春秋傳自為一
書至晉杜預始取丘明之傳與經之年相附而
解之名經傳集解方其未附也丘明之書別

於世漢之儒者至以不傳于春秋然則從今便
觀覽存以脩稽考倘可以折衷于大雅乎謹
大傳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
生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又曰易有四象所
以也繫辭焉所以吉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
也此則三聖人之所盡心而仲尼父之所諄
誨人也今夫天地未判有物混成是謂太極清
濁既辨一尊一卑是謂兩儀東震西兌南離北
坎是謂四象乾坤艮巽補其四維是謂八卦學

者之所知也然元氣龕興之象方維奠位之形
是易之所取非其所有也易之所藏非其所示
也若乎有而示之則何以哉請觀諸易今之成
卦曰乾者有物混成之象也是兩儀之所由生
也又繫之曰乾下乾上者一尊一卑之象也是
太極之所生初為乾二亦為乾三為乾四亦為
乾者四方之象也是兩儀之所生也覆而觀之
為乾五亦為乾四為乾三亦為乾者八卦之
象也所生六位定其六爻八卦形而八物脩類

而萃之群而分之相得則吉相違則凶其或
之有悔有吝吉凶者言乎其大得也悔吝者言
乎其小疵也無咎著善補過是則吉凶之所由
定而八卦之所生也聖人以此見天下之頤而
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以此見天下之動而觀
其會通以行其典禮是則大業之所由出而吉
凶之所生也是以聖人顯而示之繫以告之定
以斷之聖人之誨人明白諄切如此而學者未
嘗致思乃欲遺大傳而不取不已惑乎今故

因王弼之例集經傳而解之又益之以序卦雜
卦庶不沒先聖人之意云爾易曰三人行則損
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子曰一陰一陽之謂道
故今之集解以二卦合而成篇會其太極奠其
兩儀表其四象歸其八卦然後觀象玩詞無餘
蘊矣



三畫伏羲氏八卦也六畫文王重之也乾下乾
 上者三畫之乾也成卦曰乾者六畫之乾也說
 卦 乾健也坤順也乾為天坤為地雜卦乾剛
 坤柔序卦曰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此六十四

柔所以首乾而次坤也乾坤之所得剛柔便順之名而該乎天地之象何也凡肇於形氣可名者一一者數之所從起也天之所以清地之所以寧皆原于一以一而含三則圖三徑一者圜之象也以一而含六則觚六如一者方之象也是故乾為圜而其數三坤為方而其數六六者四方上下之形而三者天地人之道也是故有一則有二有三則有六一為奇二為偶奇為陽偶為陰陽為剛陰為柔剛為健柔為順剛柔健

順所不為也此自然之理固與象數相符矣昔之畫卦者仰取諸天俯取諸地近取諸身故一卦三畫而皆一則其數為奇其氣為陽其體為剛其用為健矣畫而皆二則其數為偶其氣為陰其體為柔其用為順矣天下之至健者莫如天三畫皆健不曰天乎天下之至順者莫如地三畫皆順不曰地乎謂之重卦者兼三才而兩之故一卦六畫三畫之變者又是八卦六畫之變六十有四是為六十四卦其至健順者

未嘗易也故二畫之乾為天六畫之乾亦為天
三畫之坤為坤六畫之坤亦為坤也曷不以
天地名其卦乎曰乾坤之義其在人悔無所不
為矣為君臣為父子為夫婦為君子小人為
牛馬為益為衣裳為黑為清濁為貴賤
為貧富為衆寡若曰天地而已矣則理有所局
而象有所窮天為寡而地為衆天為富而地為
貧雖善喻者不容其彖矣况於統天而行地者
何以見其義乎故不曰天地而曰乾坤則其義

無所不通其象無所不具此八卦命名之大例
也

乾元亨利貞

乾彖也元亨利貞彖詞也下文彖曰者夫子釋之也夫子之贊易也蓋別為篇章初不連屬於文之下其題曰篇彖者釋彖也題曰象者釋象也題曰繫辭者釋凡爻彖之下繫辭之大意也題曰文言者衍釋乾坤之二卦文書也題說卦者衍釋八卦之說也題曰序卦者釋六十四卦之序所以相而成也題曰雜卦若釋六十四卦之變所以相雜而居也其彖象繫詞文多

各依本經分上下篇通為十篇故謂之十翼其
後易家取彖象文言分彖于經隨其彖爻之下
題云彖曰象曰者取十篇之也獨于乾卦爻
終而繫之者存古文也今之學者不考其故
遂以孔子之言謂之繫象彖辭矣子曰聖人設
卦觀象彖詞焉而明吉凶智者觀其彖詞則思
過半矣豈夫子自為之而自贊之歟斯不待辨
而明矣元始也亨通也利和也貞正也此四言
者終始之義也物始而通之而和之而正不始

則不生不通則不揚不和則不遂不正則不
始則大故元文訓大通則故率又訓美和則
宜故利又訓宜政則同故貞又訓固其本一也
一者何元之謂也元則亨而利之而貞矣此四
言者在時為春夏秋冬在德為仁義禮知然繫
之乾何也曰乾為天物之所資始也坤為地
地物之所資生也乾不交坤物何自始坤不配
乾物何自生故乾以六陽坤以六陰變化生成
備乎終始之義也六十二卦皆以遠近愛惡言

其情惟乾坤純斲无剛柔之雜自初至上以始
終為義故文王繫其彖以元亨利貞之辭也

初九潜龍勿用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九三君
子終日乾々夕惕若厲無咎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九亢龍有悔用九見

群龍無首吉

初二三四五上者六位也如之九六者爻也何
從有此六位由三才六畫而分之也天有陰陽
地有剛柔人有仁義故一二三四五六者所以

象陰陽之斲也何從有此九六卦畫有以耦而
寓之也奇為陽耦為陰陽為剛陰為柔故九六
者所以象陰陽之用也然則曷為不言一而

言初止四數不止于六六也者畫之數也无以
著始終之義也故起于一一也者自六而逆數
之也无以見尊卑之義也故變一為初則知六
之為終變六為上則知一之為下故初上也者
本末之序而首尾之義也然則曷為不言七八
而言九六曰六七八九者四象之成數也用九

六而不用七八者三天兩地而取之也揲著三變而定之也何謂生天兩地而取之曰一三五三天也二四兩地也一三五合而為九二四合而為六九六者乾坤之蘊而剛柔之撰也何為揲著三變而定之曰大衍之著三變之後下不至五上不逮于陽起于七而窮于九陰起于八而窮于六窮則變之則通故九六者陰陽之究變化之宗也初二三四五上以為經九六以為緯而後易之義有所錯矣或曰然則曷不言九

初而言初九不言二九而言九二曰以初攝九則始終之義明以九攝二則體用之情著夫豈苟云乎哉

象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也雲行雨施品物流行大明終始六位時乘時乘六龍以御天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以生以死保全翕合歸于太和斯之謂利貞也乾之成卦四象皆乾初為元二為亨三為利四

為貞故曰觀其篆辭思過半矣夫健而不息者
天地尊而為元首者也乾為天為首者法天
之健首之尊出于庶物之上其用不息其體
無為而萬國咸寧矣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乾之所以為天者天行健也四時行焉萬物生
焉運而不息豈非健乎君子體之自強不息則
天之道也豈必王天下而後取法于乾哉六十
三象皆繫其名獨變乾而稱健者乾即是健別

別天地義舉一以例餘卦也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龍陽物也潛于重陰之下啟蟄而升莫之能禦
故震下一陽象之時潛時飛變化不測故乾之
六陽象之夫震也者乾之統天而時行者
也以其自下而升故主乎震以其變化不測故
統乎乾也乾陽純體無內外相應之義自初至
上以始終為序故彖詞曰元亨利貞子曰大明
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也天六畫

於 畫既以為純乾而猶繫之曰乾下乾上是
猶存重乾之象也故初與四為始二與五為中
三與上為終此重乾之終始也初為始上為終
二五為中正而分貴賤三四為危疑而分險易
此純乾之終始也初二為地三四為人五上為
天此 純乾之始終也何以明之初潛四淵同
於隱德二見五飛同于中正三厲上亢同于大
道潛而未能躍見而未能飛厲而不至亢所以
為乾下乾上也潛陽勿用之初也亢龍有悔陽

之窮也利見大人中正之位也見龍在田飛龍
在天貴賤之等也上下之交危疑之地也乾、
陽厲或躍在淵險易之象也在淵為潛在田為
見皆未離乎地也上下無常變化不測則游于
人間矣飛在天亢有悔則升乎天下矣此純乾
之終始也大明乎終始之義則知乾之六位以
時而成乾之六龍以時而動夫豈有隱乎哉初
九之為潛龍何也乾坤十二爻分配十二月乾
為春夏坤主秋冬孟春之月蟄虫始振龍于此

時猶潛乎下也潛而振則陽氣之初矣初而未
可用也君子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故戒之曰勿
用子曰陽在下也自漢至今言易者皆謂乾之
六陽起子而終巳初九于爻應冬至之候方此
時也萬物閉藏蛰虫未振何以喻陽氣乎况于
見龍在田天下文明而以應季冬之月坤之初
六履霜堅冰而以明仲夏之時又益矣疏或
引春秋晉史蔡墨有否在乾之姤：下卦巽：
在辰巳有龍之象龍陽物也故震以一陽象之
巽反震者也而同其象豈不謬哉則又曰巽之
究為躁卦夫乾之初豈巽之究乎哉或曰冬至
一陽生矣而以孟春言之其然豈其然子曰易
者象也物之著見然後謂之象周史有言夏數
得天夫子亦曰行夏之時其作春秋以正月係
之春若合符契曷謂不然乎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初九下卦之下以陽居剛故曰潛龍言其時言
其物而不可以言其地也九二下卦之中以陽

居柔故曰見龍在田見者言乎其時也龍者言乎其物也田者言乎其地也九二之為見龍在田何也待夏之月雷乃發聲蟄虫咸出龍于此時見而在田史龍之在田誰能見之惟興雲致雨我田時人皆見之矣故在田云者非龍之在田也言龍之德在乎田也所貴乎大人者非貴其有德貴其德之能及物也九二正中行成名立言而可以為人師動而可以為世法然猶垢汙自匿得善其身埋光晦采不自表見則龍之與蛇何異哉乃楊朱之徒非大人之道也故曰利見大人見與見龍之見同子曰德普也其見之謂乎或謂九二為臣九五為君相失利見之義矣

終日乾、反復道也

易有四象 而數之至四是也自 以 無全象矣得而視之又四象也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彖取其正 取其交惟其所之則以為義九三下卦之上其正反皆乾象也乾為君子以

皆乾不離于道君子乾、之象也下卦為晝
上卦為夜上下之交日之終而夜之夕也故曰
君子終日乾、夕惕若乾之 乾健之至也下
乾之上人君之位也上乾之下人臣之位也上
為人臣下為人君其體重剛其位下中三分天
下有其二以服事商可謂危矣有君民之大德
有事君之小心是以終日乾、與時偕行至于
夕矣可以息矣然猶惕然恐懼不自暇逸雖造
次顛沛必于其道君子之正德修業如此雖危

而無咎矣故曰厲無咎子曰反覆道也道也者
不可湏臾離也或曰九三之不為大人何也曰
君子者大人之之通稱也以其乾、故繫之君
子以其中正故繫之大人也然則其不取象于
龍何也四爻 皆龍也九三者危疑變化也地
也龍之變化其時位皆不可以指言而在于人
間有危厲之象故以君子明之也夫龍也者烏
表其終日乾、而夕惕也哉
或躍在淵進無咎也

九四上卦之下正反皆乾上為人臣下為人君
重剛而不中在于危疑變化之地與九三同也
陽以進為安以退為陰也九三未離乎下而以
陽居剛故乾之夕惕而未免于厲九四已進乎
上矣而以陽居柔故曰或躍在淵躍也者下乾
之上也淵也者上乾之下也龍之變化或躍而
飛天或下而潛淵皆不可得而知也不言飛而
言躍者別于五也不言潛而言淵者別于初也
或躍在淵非龍而何然不正言之者以為不可

得而見也故惑之惑之者疑之也見其將升則
疑其飛天見其無迹則疑其在淵不知其變化
也夫蟄之始振也吾知其為潛雷之發聲也吾
知其為見至于變化孰知其所在哉夫安得不
疑也君子之道推而行之致乎四海卷而懷之
足保其身故其上下進退不可為常要以進德
修業而已故无咎而君子曰進無咎君子進
德修業何咎之有哉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九五上卦之中以陽居剛故曰飛龍在天龍之
與天皆為陽物而五又天位本乎天者親上也
孟子曰惟仁者宜在高位龍之在天是其宜矣
九五之為飛龍在天何也曰蒼龍之星有角有
元有心有尾仲夏之月雷在南方龍以此時飛
而在天矣龍之在天誰能見之者惟垂象著明
光被四表則人皆見之矣夫蒼龍者東方之星
也震之躔也乾之元也而火為中星盛德在火
正于南方豈不應其時而當其位也故見而在

田龍之德也飛而在雲龍之位也二五之為中
一也以其在下故言其德以其在上故言其位
也以九居二有其德而無其位孔子是也以九
居五有其德而又有其位舜禹是也以舜禹之
德踐唐虞之位人歸之天命之然猶離世異俗
自潔其身視天下有不屑為者是則許由之徒
非大人之道也故曰利見大人子曰大人造二
五之利見則若九五者大有為于天下者也當
五之時君子在上小人在下尊卑上下各當其

分斯大人之造矣故又曰上治也或曰春夏之交龍也昏見而謂九五何以明之曰虞書曰永星火以正仲夏夫蒼龍之中星也左氏龍見而雩皆言其正也故月令仲夏之日大雩其明驗矣或曰左氏又火龍見而畢務火見而致用何也曰此謂晨見角亢為龍房心為火季秋之月角亢晨見東方農務畢而戒事矣角亢既沒而火晨猶見于是乎致用矣故曰水昏而正以別于晨見之宿也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役

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過矣火伏于孟冬知季秋之月猶西流也則其言龍見之不同宜矣夫龍見而雩何也謂龍飛在天可以吁嗟而求雨矣龍見而畢務何也龍主歲功成而後退也火伏而後蟄者畢何也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火伏于上龍藏于下豈不然哉先儒以龍見而雩為建巳之月誤矣或曰蒼龍在天位雖未正化爻亦有其象乎曰固也孟春之月七宿未皆沒故謂之潛仲春角巳乎夫遠而望之有在

田之象焉季春氐房已出乎地孟春尾箕未離
乎淵仲夏正于南方季夏則已過中而亢于
申之位角星初沒故有見群龍無首之象焉蓋
龍星畢見西其首歲矣聖人作經極乎天人之
蘊無所不該特徵顯而闡幽舉其一端以示人
耳仲尼于九二之象言德施普也蓋取龍之功
用以明之又言天下文明則取諸
義類曾有一之不然乎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
也欤夫何為哉恭已正南面而已龍在中天萬

萬物咸覩其象蓋如此也或曰書言日永星
以正仲夏而呂令以昏火中為季夏之月驗之
乾象則呂令合而書不應說者頗以歲差言之
其信然乎曰歲差曆法也以人求天者也非天
行之有差忒也由唐虞至于嬴秦由秦至于今
其年一無以相遠推虞書而合呂令有一月之
差則推呂令以驗于今又當于孟秋之月矣然
今皆之宿與月令歲舍差之論吾無取焉曰
然則書之中星不應乾象何也曰韋與皆以

宵驗而呂氏以昏紀故二終仲夏而火中月令
季夏而火正蓋參互發明無相悖矣學者其詳
之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上九重卦之極以陽居柔故曰亢龍有悔亢者
高之極也陽互如此窮矣而上又無位不與物
接斯為無矣或曰上之與五皆天位也上為無
位何哉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之為得位而陰
為失之矣天道下覆地道上承人道親故不

言地四不言人上不言天地飛而愈上不位乎
天將何以處之其亢旱之龍乎上九為之亢龍
何也曰季夏之時流金鑠石龍于此時亢為在
上矣夫日月星辰麗乎天者也龍之成形非麗
天之物所以飛而在天者雲之輔也亢而在上
則雲無所輔龍無所乘雲無所輔龍無所乘則
而不成失其所以為龍矣能以久為天上乎
雖以崇高之質處盈成之勢驕人矜夸失其臣
民則危亡之道也他卦爻象若此必係以凶咎

之詞惟乾坤純體不同餘卦夫乾天下之至健也豈極而遂亢而不復也哉故不曰凶而曰悔不曰悔而曰有悔者未必然之詞也子曰盈不可久惟其自盈故難久若夫滿而不溢高而不危何不可之有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

六十二卦不言用惟乾用九坤用六何也曰他卦六爻剛柔上下變易無常惟乾坤純體自初至上以始終為序故陽則亢陰則戰自然之理

夫大人者豈與時偕極而已乎必有以用之則長久而無敝矣故曰用九用九之道豈期不如上九乎使其不為上九則乾坤至五而終矣至五而終五又窮也然則變為上六乎乾當為夫坤當剝矣夫所貴于乾者為其至健而所貴乎坤者為其至順也變而為夫剝奚取于乾坤矣夫之上六曰無號有終凶子曰無號之凶終不可長也剝之上九曰小人剝廬子曰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來剝之終其不可用亦明矣變

而為乾坤庶乎其可也豈使乾坤變而為夬剝乎然則用久之道何如曰有以用之則無變乎上九而治矣九為進上為退九為存上為亡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正者何也以九居上一陰一陽天德之正也然則九五不言天德乎曰九者天之德也五者天之位也位乎天德惟九五當之然夫子于二言正中于上言不失其正而五不言之者其可知也故曰見群龍無首吉用上九者不居其位而居其德

使群龍見而不為之首群龍衆賢之象也不為首不賢之義也乘雲氣御群龍利澤萬物光被四表不示其跡不顯其功不尸其用不有其義豈其首可得而見即夫乾為首上亦為首而以陽居柔是失其位而無其首也无首之象以位言之凶以德言之吉故上九著其悔而用九言其上不曰天德不可為首也斯之謂吉使上為陽位而九居之能不為首乎老氏曰迎之不見其首知用九之則乎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幹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六十四卦乾坤有文言何也大象與乾已釋之矣又將申言之不幾贅乎聖人以學者執文害意舉一隅以三隅反故于乾卦九三釋彖五釋小象反復發明或一言而互稱或數言而同指使學者觸類而長深思而得至于坤則申言之

而已至于他卦亦時舉著其一二見于繫詞之訓學者明乎乾則通乎坤明乎坤六十四卦無不通矣將使吾夫子悉而言之則有不勝言者矣或曰何以謂之文言曰子不云乎物相雜故曰文又曰其旨遠其詞文由是言之即象之詞也夫子蓋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學者考其象讀其詞而不知其義則將棄置以為卜筮之書聖人蓋有不得已焉故演釋其文言以為道德性命之理皆寓如此使學者盡心焉矣仁善

為義善為豈弟君子宜君宜王故曰元者善
之長又曰辭仁足以長人不會則不通不嘉則
不揚觀其會通行其典禮故曰亨者嘉之會又
曰嘉會足以合禮非義無以制非和無以行
天下之大順致天下之大利故曰利者義之和
又曰利物足以和義通變之謂事立本之謂幹
知終知始成已成物故曰貞者事之幹又曰貞
固足以幹事乾為君子在乾為元亨利貞在君
子為仁義禮知惟君子能行四德者故其彖曰

乾其辭曰元亨利貞也元言仁亨言禮利言義
貞不言知而言幹固之言又近乎信學者疑焉
無者故兼乎智信而言之矣或曰信于
五行為土於四時為季乃曰貞也者兼乎智信
而言之何也曰子不云乎艮也者東北之卦也
萬物之所成終而成始也夫萬物于此終于此
始非智不足以知之非信不足以守之仁義與
禮非其物也是故水土皆生于坤而盛于坎至
于艮則成矣成者誠也故曰成乎艮誠則明矣

明則誠矣知之不明則守之不誠守之不誠則
發之不勇乾元亨利無自而見矣貞固足以幹
事不亦宜乎是故聖人仰觀鳥獸之象東龍震
木仁也西虎兌金義也南鳥離火禮也北合龜
蛇坎艮之象也聖人之言至微而顯至曲而中
如此四言蓋舉三隅矣古今學者莫能以一隅
反是可非也或曰文言四德魯穆姜固已言之
非聖人之也曰是何言欤聖人吐辭為經必
不盡出于已誠使先有是言穆姜誦之而夫

子亦誦之也穆姜云无体之長以物象為
義也夫子云无善之長以訓詁為義也言各有
當如此豈可誣也為其語出于穆姜不知之甚
矣

初九曰潜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
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樂則
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潜龍也

不易乎世故遯世而无悶不成乎名故舉世非
之而无悶樂行簞瓢之樂也憂違飢溺之憂也

君子獨居而樂獨思而憂樂其樂而違其憂豈無心于天下哉以為行未成而名未立道可隱而身不可出是則潛龍之時也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庸常也中庸之謂也九二中正故也言易者皆謂剛柔得位為正不得其位不正然子于

是言中正學者可以知易矣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之夕惕若厲無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之之可與幾也知終之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無咎矣

進德所以成己修業所以成物忠信言行之本也言行忠信之表也言出乎身加乎民故修其辭行發乎迩見乎遠故立其誠君子德盛矣而

不忘于進業廣矣而不忘于修是以日新而富
有也是之謂居業也九三居下乾之上在人君
之位居上乾之下在人臣之位知其可至于此
而至之可謂不失其幾矣知其可終于此而終
之可謂不失其義矣知至之之故在上位而未
常驕知終之之故居下位而未嘗憂至之言極
也終之言盡也皆三九之謂也或曰九三之位
危疑如此烏必其在下位而不憂乎曰以其乾
乾而知之也夫乾之至健而德行也

反復皆乾不離于道君子進德修業居易以俟
命夫何憂之有哉說者或謂三知上之可至而
將至之是則行險以冀僥倖者也欲无憂可得
乎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
為邪也進退無恆非離群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
時也故无咎

上下以位言進退以龍言常猶定也恒猶也
九四之位謂之上則上乾之下也謂之下則下

乾之上也是不可為常也九四之龍謂之進則
猶在乎淵也謂之退則已躍乎上也是不可為
恒也為上而能君為下而能臣是謂无常可以
進則進可以退則退是謂无恒人見其無常則
疑其為邪見其無恒則疑其離群不知君子之
進德修業上下進退各有其時欲及其時固宜
如此也然則九四者何以知其進德修業而非
為邪離群者乎曰以其乾之而知之體重乾之
健得剛柔之正是以上下而非為邪進退而非

離群也或曰然則九三九四皆為乾之而上下
進退之詞不繫之三四何也曰上下進退云者
言其不可測也三四者皆龍變化之位三在人
間而四則離之矣龍未離乎人間未可以言變
化也謂之反復乾之可也何則以九居三可以
為剛不可以為柔故曰乾之言其至健而已也
以九居四可以為剛亦可以為柔故曰或躍在
淵言其變化无常不可測識而不謂之乾之也
以九居四故有上下進退之詞以九居上故有

得喪存亡之義夫豈苟云乎哉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水之所流必濕火之所就必燥虎哨而風自生龍生而雲自行何如其然也濕土氣也燥金氣也土艮也水坎也坎之後艮以其類也金兌也火離也離之從兌亦其類也夫燥濕之文固以

從水火矣風巽也虎兌也巽之從兌亦其類也所以然者聲同不得不應氣同不得不求故燥濕不與水火期而水火即之龍虎不與風雲期而風雲隨之是故以聖人之德居聖人之位其德昭明其位萬物咸覩亦以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故也或曰曷不取乾為金坤為土乎曰艮者東北之土其象為止水之所畏也坤之為土柔順而已非水之所從也兌者西方之金其象為毀折火之所制也乾之為金則剛健純粹

矣非火之所就也故本乎天者親上震坎艮從
乾而居也本乎地者親下巽離兌從坤而位也
是則各從其類者也然而係之九五何也曰五
陽位而在天九陽物而為龍之與天皆為陽
物龍飛在天固其所也天者乾也龍者震也震
之後乾以其類也故有天下而居之謂之天子
者其義蓋取諸此也或曰如子之論飛龍在天
震從乾也雲從龍者坎從震也水流濕者坎從
艮也夫九五既為乾又為震坎艮何也以九居

五以聖人之德居聖人之位是也而又曰群賢
並興萬物咸覩其象何從而生其意何從而生

應之曰不明乎此可學易乎哉震之
一陽乾之始也坎之一陽乾之中也艮之一陽
乾之終也得其全者為乾得其一者為震坎艮
夫乾之在爻既已列而言之矣以九居五得乎
陽者死不在焉是故兼乎三才之象也夫九五
豈以聖人之德居聖人之位如斯已乎尊者從
其尊卑者從其卑大者從其大小者從其小斯

九五之謂矣故聖人有作群賢並興飛龍在天萬物咸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九五之時義也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無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五陽位上陰位以九居上貴而无位也陽為君陰為民乘乎九五高而无民也陽為主陰為輔遠于二四志不相應賢人在下位而无輔也失位而无民遠賢而无輔動而有悔不亦

宜乎

潛龍勿用下也見龍在田時舍也終日乾之行事也或躍在淵自試也飛龍在天上治也亢龍有悔窮之灾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侍講程熙讀舍為去声訓止夫龍豈止于田者哉井之初六曰井泥不食下也田非無禽時舍也與此文同皆上聲讀下也者言龍之所在也時舍也者言有其德而無其位不在乎天而在乎田也行事者言其有德修業其位乾之也

自試者言其上下進退或躍在淵也上治者言
尊卑大小或當其分故飛龍在天也窮之災也
言消息盈虛自然之理故亢龍有悔也天下治
言治不忘危安不忘亂况沉潛剛克高明柔克
群賢並用垂拱无為故用九而天下治也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見龍在田天下文明終日乾
乾與時偕行或躍在淵乾道乃革飛龍在天乃位
乎天德亢龍有悔與時偕極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此言上下二卦之分也初四為始初則潛藏而

四乃革矣革之言變也二五為中二則文明而
五乃位乎天德矣德稱其位也三上為終三與
之偕行而上乃與之偕極矣極之言窮也若夫
乾元用九乃見天則者天無為而六子用四時
行而百物生斯其則矣孔子曰惟天為大惟堯
則之亦如是尔九三既曰時舍也又曰天下文
明何也此非因相反所以使學者致其思也夫
時之所舍而天下以之文明豈非聖人在下德
博而化者哉故九二于時為仲春於晨為單闕

日出東方天下明矣治則也角見東方龍出
蟄而民就田矣歲功來也是故中星以為
仲夏日永星火以正仲夏春分日中夏至日永
鳥為鷄火心為大火聖人之言豈苟云乎哉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
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
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
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按文曰乾元亨者始而亨也利貞者性情也

六 音義云鄭康成本作情性章句脫亂學
者不勝異說然文或後省語或遁形惟其理之
所歸雖不爻正亦自曉然至紛也夫子既釋
元亨利貞為四德矣惧學者執而不通於是序
雜而言之序雜而言之者情性也元亨之義為
始而通則利貞之義為和而正可知矣利貞義
為情復于性則元亨之義為性見乎情可知矣
一陰一陽一始一終相與循環莫可窮也于是
又摠而言之曰乾始能以美利天下不言所

利大矣哉始者元也美者亨也利者利也不言者貞也使之各正性命而已何利之可言哉若坤之牝馬屯之建侯則可得而言之矣凡此皆一元之用也故歎之曰大矣哉大者元也元之大乃乾之所以為大也故又曰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者乾之也故曰精也六爻發揮旁通者乾之散也故曰情也言精則知六爻之為粗言情則知純粹之為性故言天曰亨利而又曰貞也乾為天爻不言天而時乘六龍者以御

天也天無六子之用則其穹隆而覆者有時而息矣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然後元亨利貞可得而見矣故曰雲行雨施天下平也獨言雲雨者舉陽以該陰舉中以該上下而坎也者陰中之陽也陰陽和故雲行而雨施也或曰龍以喻陽氣也曰坎曰艮以其類也又安兼乎三女而言之應之曰甚矣乎其不達也夫子三者豈能以獨陽而生物也哉

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為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默而成之謂之行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故君子闇然而日章也在初九微而未能顯闇而未

能章故謂之潛者言其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及夫顯而章則天下文明矣而可以弗用乎哉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學以畜德謂之聚問以辨寬以處已謂之居仁以善世為之行有是四者君德見矣夫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因其時而惕雖危無咎矣

重剛則健不中則險以健行險上下无挺苟非乾：夕惕安能免於咎乎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九四與三俱為人位而子曰中不在人何也曰人位乎中尊天而親地四已離之矣離乎人而未至于天其變化所在不可得而知之矣故曰或躍在淵或之者疑之也見其將升則疑其躍見其無迹則疑其在淵搏之而不可得也從之而不可及也瞻之在前忽然在後變化如此夫何咎之有哉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

乎天奉天時天且弗違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

乎天地日月四時鬼神皆陰陽之義也大人與之合亦陰陽之義而已矣九者天之數而大人之德也五者天之位而大人之時也以其德而應其數以其時而當其位則大人者與天孰為先後也其先天乎天弗之違矣其後天乎奉天之時矣夫天之遠而尊也猶莫之能違也而况于人乎安能違之而弗從况于鬼神乎安能違之

而弗助是以飛而在天無不利也故曰天也故
謂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其斯之謂
乎

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
而不知喪其惟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
者其惟聖人乎

知進不知退知存不知亡知得不知喪此九之
所以在于上至于喪而亡之也其惟聖人乎知
有進必有退有存必有亡故觀存亡進退之幾

有以用之而不失剛柔之正是以天下治安享
國久長而無危亂之事非聖人而能之乎故又
曰其惟聖人乎慎之辭也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
 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象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

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
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
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
朋乃終有慶
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坤者乾之配物之所資生也元亨利貞與乾並
稱也然乾以統為元坤則順承而已乾以施
物為亨坤則厚載而已乾以變化為利坤則時
行而已乾以行合為貞坤則柔順而已故曰牝

馬之貞牝馬也者言其順而行也或曰乾為坤^馬

何以稱之曰坤也者馬之牝也今夫上六龍戰

于野是龍與龍鬪也龍陽物也坤之為龍其牝

矣乎哉或曰乾之龍取諸震也坤馬不取諸巽

乎曰乾道无為而用始于震故稱其以明尊

也坤道无成而功歸于乾故稱其配以明順也

君子有攸往者事君之象有所往而後之東西

南北惟命之後婦道子道亦如之先迷後得主

利者陰陽 倡則失其道順而後之斯得其主

得其王者得其常也臣子之利不是過矣西南
得朋東北喪朋者西南坤位也巽與離也坤之
類也得其朋類與之上行其于東北乾震坎艮
皆非其類四陰既至各其配而後焉是則喪
其朋而合其配矣君子之在下也以其類貞其
進也以其類征既以身任天下之重矣則一其
心而竭其力安其分而守其業公尔忘私國尔
忘家可以得朋而二其心也哉是故獨行而不
偏中立而不倚為臣之道也順而終斯貞矣

貞者正也不難于暫而難于久不難勉強而難
安行久而安之君臣無猜國家和平天下之慶
人臣之吉也或曰四陰一行各從其配何象也
曰群臣咸至於朝庶僚各聽于其朝我無私
焉斯其象矣或曰益稷夔龍八元八凱何必喪
其朋哉曰此則見群龍之象也群賢在朝濟
肅、乾陽象之矣何者其德一其心不二也若
淫朋比德背公營私則群之象何者其行二其
情不一也此乾之所以為君子坤之所以為小

人也或曰安貞之吉非君子乎曰周而不比群而不黨坤之為君子誰曰不可哉故曰君子有攸往子曰柔順利貞君子攸行言各有當也夫繫坤之德曰元亨利牝馬之貞固已盡其言矣而有君子攸往以天下之詞何其與乾之不同也曰聖人之所為觀象繫詞者豈有他哉凡以為世之君子法焉爾夫乾君也天下之歸往也故曰元亨利貞備乎四德明乎終始而已矣坤臣道也以後為先以喪為德以往為歸以貞為

利

似缺

不可不知

也君子有攸往

子之為利謂初六也坤之始也先迷謂上六也上為先也後得主利謂六二也二為後也自初之則二為後而上為先矣西南得朋亦謂二也二無嫌于朋也東北喪朋謂五也五在天位不喪其朋將何為矣是故初六六二者一之所宜與也六四上六者五六所宜去也安貞吉謂用六也惟用六可以久而安之矣是故聖

人寡其辭而非隱弗已其言而非贅也或曰夫子三稱無彊其象同乎曰德合无彊者今天之无彊也行地无彊者牝馬之无彊也應地无彊者乾應之无彊也今天行地無彊何取于牝馬也哉或曰馬也者生載而下行也有博厚之德又有勤勞之功是以取諸馬也牝馬利又生而不窮也其行地也豈得而彊之哉天无彊而應地无彊而承天馬无彊而行地是故三稱之也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坤之所以為地者於順也何以明地勢之順說者皆以形勢言之非也隕然旁薄无不載者地之勢也此其所以為至順也故君子以厚德体之

初六履霜堅冰至

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六二直方大不習無不利

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純坤六爻亦以始終為序初與四為始故初言

凝而四言二與五為中故二言利而五言吉

三與二為極故三言終而上言窮而未利而

言終而未窮所以為坤下坤上也履霜之漸陰始

凝也龍戰之窮陰極盛也直方黃裳以中正也

於象於事業貴賤之等也

也无成有終无咎无譽險易之分也履霜

以危凝

地也含章括囊以人事明之矣黃裳玄黃則

配天而言之也此純坤之終始也乾之六爻皆

以龍言而坤之六爻雜舉其物者陰陽之情也

初六之為履霜堅冰至何也曰孟秋之月白露

始降君子履之有警戒之心焉何者知其漸而

至于堅冰也至之言極也陰極盛則冰極堅也

仲秋之月殺氣浸盛陽氣自衰季秋之月白露

為霜寒氣至冬則水而地凍矣仲冬則

水而地坼矣季冬則水澤腹堅取水而藏之

矣是以冰之至也夫冰者何也霜之凝也霜者何也露之凝也露者何也雨之凝也是皆雲雨之氣而陰凝之也故子曰履霜陰始凝也京房

乃以為盛夏之月不已過乎陽氣之行也則散而為雲流而為雨陰氣之至也則凝而為冰結而為雹是以君子畏之也夫冰者乾之象也陰盛而凝為陽故曰露成而冰牝馬而為龍坤之寃也可不惧哉故聖人於初六著履霜之漸於上六著龍戰之窮防患之義深矣子曰馴

致其道至堅冰也馴之言順也陰之浸長未嘗不順：以致之至于堅冰而莫之怪也如其不順則凝之早矣故又曰履霜堅冰至 順也上

堅冰也人臣不敢有其功必歸之君人子不敢有其功必歸之父乾坤之盛也子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含章可以為臣子之正非遂閉而不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從王事而發之然後知其為光大也故其釋彖曰含弘光大含章之謂含將發之謂弘能含能宏斯光大矣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

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六四與三皆至柔而不中故三含章而四括囊然陰以退為安以進為險三在下卦以陰居剛不純乎柔也故无而有終四已進乎上卦而以陰居柔陰既盛矣故不敢為咎亦不敢為譽按釋文氏本說卦坤為囊三在內為含四在外則括之矣故无咎无譽皆咎二象而言之也陰當其位是以无咎

烏足以無譽也夫

衆陽者群賢之象也衆陰者群小之象也故陽以見群龍為吉陰以喪朋為利六四以陰居陰而在衆陰之中天地閉塞群小用事當此之時君子遜藏其身括其知囊三緘其口猶懼其不密也斯可以无咎譽矣子曰括囊无咎不也君子謹而不出夫何害之有哉

六五黃裳元吉

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習于括囊六五則習于黃裳惟六二居中履正

上所疑下無所忌直方以大不勉而中何止往而不和哉子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謂六二至柔而係之直方大者以其動言之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謂以其德而應其數以其時而當其位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斯地道之光矣

六二解錯簡于後

初六下卦之下以陰居剛故曰履霜堅冰以其體非純柔有剛強之漸也六二下卦之中以陰

居柔故曰直方大直言其正也方言其中也大言其光亨也夫地之生物也直其成形也方其載物也大矣所以然者順也故順生直之生方直則遂方則廣故直方也者天之所由生也循理而行謂之順勤而不屈謂之直行不踰矩謂之方德合无彊謂之大然而言六二何也曰六者地之數而君子之德也二者地之位而君子之時也以其德而應其數以其時而當其位是則天下之至順而德合乎无彊者也故夫直之

與大皆剛健之形容在坤他爻則嫌于疑陽矣
惟其至順故配乾稱直從乾稱大而不嫌于疑
陽也若夫方圓之体則一成不可易矣故曰不
習无不利習也者利而行勉強而行之謂也夫
以坤之順其惟臣子之道固不待習而能矣然
履非其地居非其位則直近乎訐方近乎愎大
近乎專苟不習焉則失居順之名而得專之
罪矣故六三則習于含章六四則
五上卦之中以陰居剛故曰黃裳黃中色之正

裳下飾之貴也中者忠也下者順也何言乎中
五也何言乎正陰陽均也何言乎下坤也何言
乎貴尊位也故乾為衣坤為裳五六雖尊配乾
而下矣故有黃裳之象夫坤地道也妻道也臣
道也而五者天之位也以六居之在于他卦則
有不當位之嫌矣惟坤天下之至順也言其非
所據而據之乎其配天而在此位也對乾而稱
裳宜矣以伊周之德當伊周之任行伊周之事
大忠至順德業流光人臣之極美于是于在故

曰元吉元善之長也至哉坤元于斯為吉矣子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坤為文聖人觀象作服取諸乾坤以為衣裳飾雖盛而衣覆之其文在內不顯于外坤之象矣詩綠衣黃裳綠衣黃裳裏即裳也言裳正而衣不正姜氏自傷不得其配也

六三解錯簡于後

六三六四反覆坤象也上坤之下下坤之上以

陰居剛故曰含章也者文之成也陰陽相錯而成章也以六居五含于六爻之中含章之象也雖有文章之美不自著見而包含之臣子之道也况危疑之地乎故曰可貞然含而不發則何以見其美獨善而已亦奚足貴哉故曰或從王事從王事而發之斯為貴矣六三于六五為臣故有諸侯從王事之象或之者疑之也或含章或從事也乾之九四坤之六三皆陰陽之雜也故或之三者下卦之終非坤之成也其欲成

之上六是也故曰无成有終成者功也終者事也陽始而陰終之代其勞也陰成作而陽成之歸其美也故歲功出乎震歸乎坎非陰之所敢成二字為衍文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

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上六上卦之極以陰居柔陰盛而窮矣故曰龍戰野郊牧之外也外卦之外故稱野為陰盛而疑于陽勢不兩立必至于戰必于野者天

地之際戰者陰陽之敵也乾元于上九坤極于上六是以敵而疑而戰也方是是時萬物閉藏蟄虫之未振龍戰之象也者亢而弗

蟄者也亢而弗蟄傷之者至矣故陰盛而敢與之戰陰雖至而已窮陽雖亢而能悔二者交戰勢必俱傷故曰其血玄黃龍陽物也陰陽相敵故雖坤而稱龍陰陽俱傷故雖乾而稱血也龍言戰也血言傷也戰以氣故主陽傷以血故主陰而言之也乾為赤坤為黑天地之正也震為

玄黃天地之始交也赤變為黑故色玄黑變為赤故色黃上六坤終而陽出乎震故象為龍而又曰玄黃也夫孟秋之月白露始降而言堅冰之漸季冬之月蟄者未振而言龍戰之窮何也所以為天下國家之戒亂臣賊子之防也夫白露而至于冰牝馬而至于龍為國家者可以懼矣然冰不免于消龍不免于血可以少懲矣子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利于何有哉

用六利永貞

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以六居上陰之盛也盛必戰必傷自然之勢也有以用之則何以哉曰六陰氣也上柔位也以陰居柔永以為貞配乎純乾斯為利矣戰者不安其陰而將為陽也故彖曰安貞吉子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乾為大坤為至坤成物而以乾終之弗敢成之義也其伊周復正厥辟之事乎成王聽正之周公北面就臣位如畏然斯之謂永貞矣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
後得主而有常
含萬物而化光

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此再釋象也牝言其柔馬言其剛也貞言其靜
且方利言其後得主而有常也元亨言其含萬
物而化光也錯互其文使學者深求而得之也
或曰柔靜與方坤之德也其功也剛何取于坤
哉曰坤之所以任重而行者非其剛即盛至于

上六則為龍而敢與乾戰非以其剛動故耶故
曰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蓋兼乎剛柔言之
矣

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
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
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說者皆以餘慶餘殃言子孫應報之事也君、
臣、父父子、斯為慶矣臣弑其君子弑其父
殃莫大焉有余者甚之、辭也子曰勿以小善

為無益而弗為勿以小惡為無傷而弗去為其積而至于大也故夫積陰而至于堅冰豈一朝一夕之故哉辨之不早則其禍有不可勝言者矣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由爻象而言則直為正方為中由德而言則直為敬^正方為義正者正也直之謂也義者宜也

時中之謂也既曰正義又曰敬義何也曰敬也者百行之也君子欲正其身非敬何先敬以為正義以為中自立者卓然矣然恐孤而無隣則偏迫獨行而无以成其大故曰敬義立其德不孤不孤所謂大也不以己善驕人不以己長愧人尊賢容眾嘉善矜不能草上之風必偃况君子之朋哉何患其孤而莫助也直方大不習无不利矣習者生于疑也莫疑其所行何習之有哉

陰雖有美舍之以後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内尔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夫謀猷陰之有美也入告于内舍之而不敢宣也順之于外以從王事也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為之而弗敢成也臣告其猷而君受其名臣任其事而君享其功應六三之義矣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

无譽益言謹也

孟夏之月純陽用事一陰將生而陽不拒焉在乾為九四天地變化之時也故草木蕃說卦巽為蕃鮮謂此時也孟冬之月純陰用事一陽將生而陰不順焉在坤為六四天地閉之時也故賢人隱月令天地閉塞而成冬謂此時也坤之中文皆不言時夫子於是發其義而先儒又汨亂之以為建酉之月不亦惑乎天地閉塞賢人遁藏殺身无益是以杜其口而不出可以脱于

咎譽之域矣或曰无咎可矣何惡于譽曰盜憎主人曲士醜正譽之不免能免于咎乎甚矣无咎无譽之難也子曰審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知可及愚不可及于此贊之曰括囊无咎无譽盖言謹也故君子有終身之憂而无一朝之患也

君子黃中通理

正位居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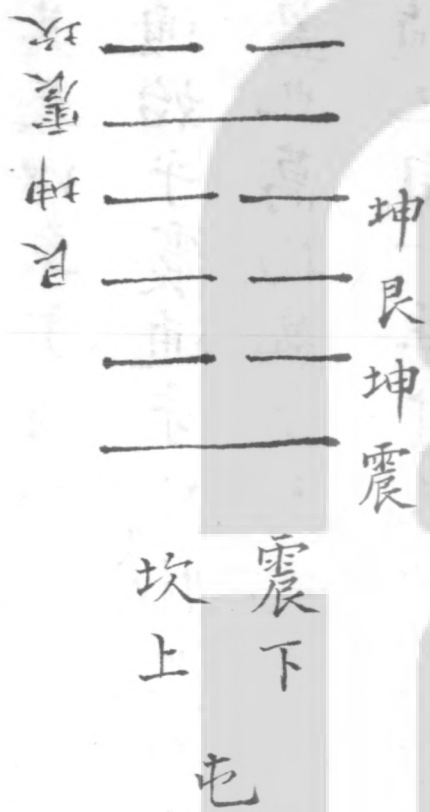
美在其中而暢于四肢發于事業美之至也

黃中天之色也于五行為土于五事為思于五常為信仁義禮智皆出乎信故黃為通理東西南北皆準于中故黃為正位四支百體皆聽于心故黃為居體六五之謂矣黃之為色燁然而有光輝也故四美在其中陰之獲陽斯為美矣猶六三之含章也孟子曰仁義禮知根于心其生色也睥然見于面盎于背施于四體四體不言而喻其暢于四肢發于事業之謂乎陰疑于陽必戰為其嫌于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

離其類也故稱血也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嫌于无陽而稱龍明其與乾戰也未離其類而稱血明其俱傷也玄黃者天地之雜也明赤黑之變也天玄而地黃從其甚者之也古之觀象作服者雖有卷希毳之殊然皆玄衣而纒裳亦取天地之交而相變之意也

周易經傳集解屯蒙卷第二



序卦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惟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屯之成卦變坤之初五二爻而成也變者何也

乾交于坤故其象不得不變也天地不交萬物
不生乾坤既成矣必自其始交而言之始交
而成震：在下而始然重卦之象非三畫之震
所能備也若取諸重震則非始交之義也故自
其交以至于通而言之始通而成坎：在中為
通始乎震通乎坎物之所生也故謂之屯：者
盈也萬物盈乎天地之間者也萬盈數也千之
積也自一至十天地之數而屯之畫具矣屯物
之始生也物生之始形質未定其數已盈乎天

地之間矣是何也震坎之中有坤艮之象焉坤
也者萬物之所養也艮也者萬物之所成終
而成始也則其盈滿天地不亦宜乎夫子所作
十翼先儒既取其釋彖大小象文言分係於經
學者便于尋繹自漢以來未之有改而獨繫詞
說卦序卦雜卦至今為完篇夫說卦止于八
而繫詞領畧綱紀固不可得而分係之矣若夫
序雜二篇條陳其所遺闕象彖同其
離合然而不之取者序卦皆相回雜卦皆相交

相因之義近于淺易相交之辭幾于隱是
以學者難言之而又疑未必然也夫未必然者
妄也楊雄有言曰聖人之言天也妄乎夫序
卦者卦之所以相推而立也雜卦者卦之所以
相錯而成也相推故相因相錯故相交是六十
四卦之所從出也今將尋其流探其源而不知
派之所從其可乎雖然理則萬殊其歸一揆
既曰利因又曰相反何也曰相因如一二相反
如奇耦一之與二乃其所以為奇耦故

雅頌與謨誥訓之書於其篇各冠以夫子之
序獨遺易而不敢者惑也愚故仍彖象之例取
卦一篇自屯而下釋于逐卦之首而雜卦之義
辨于爻象之前至于本篇自如其舊學者得以
考焉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

動乎險中大亨貞

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稱天地之德曰乾坤稱乾坤之德曰元亨利貞
无以加于此矣屯之成卦震下坎上而稱其德
亦曰元亨利貞何也曰屯也者乾坤變而其氣
通也乃其所以為乾坤者也其稱之盛不亦宜
乎或曰震坎成卦而取諸乾坤以為義夫下十
四象孰非乾坤者而无亨利貞獨稱于屯臨隨
无妄革何也曰之數卦者各有其義未暇悉數
也若夫屯者震坎之所成也震坎重而坤艮
然後屯象立也震為元坎為亨坤為利艮為貞

始終之義備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乾之象見
于三子坤之象備于三爻生成之義无不諺矣
是故兼乎四德而稱之也夫子釋之言而不

言言明其所自來也言亨而不言利明其兼之
也可謂時而章矣然而勿用有攸往何也曰震
一陽在下為始又為動坎一陽在中為通又為
險為陷故曰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夫險
難在前見利而動未有無悔者也故戒之曰勿
用有攸往然而利建侯何也曰坤者乾之配也

代乾之生也震坎艮者乾之子也成乾之用也
故先王建邦設都立司牧以治之君人者不勞
而天下治焉用攸往哉乾象曰元亨利貞而不
曰有攸往者君道也坤彖曰元亨利牝馬之貞
君子有攸往者臣道也屯之彖曰元亨利貞勿
用有攸往利建侯者合而言之也天下歸往謂
之王受君之民而為之牧謂之侯伯若皆不往
則險難無自而濟矣故曰雷雨之動滿盈天造
草昧亘建侯而不寧夫天之所為茫昧不可知

可見者雷雨滿盈而已是以勿用有攸往而利
建侯也或曰子以四象為義而夫子之釋彖但
言雷雨而不及坤艮何哉曰夫子不云乎易有
四象所以示也夫震坎者所以為屯也既已為
屯矣雖不言震可也故文王周公但言屯而未
嘗言震坎也坤者震坎之所 艮者震坎之
所終始也既已為震坎矣雖不言坤艮可也是
故夫子言震坎而未嘗言坤艮也斯不亦舉一
隅之意乎學者苟以為不然則震坎之所以為

屯之所以為元亨利貞吾不知其何從而得此象又係之以如此之辭也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雲雷坎震也雲雷者所以為雨也方其未雨也滿盈乎天地之間是以謂之屯也君子觀此之象以經綸天下之事業猶雲與雷動而膏澤隨之也經綸之為言組織之未成云尔然經之綸之所以為組織也不亦雷而未雨之義乎或曰雲雨皆坎也不謂之雨而謂之雲何也曰雨在

雷上雷至而雨未至是以謂之雲也然彖又曰雷雨之動滿盈何也曰雲為雨而未成者也謂之當雨之動不亦可乎既雨則解矣何滿盈之有哉

雜卦曰屯見而大其居

自坤而屯初與五變而三不變也變于初而配在四變于五而配在二夫何屯之有哉三上不變莫適為配是其所以為屯也三變則為既矣夫陰陽相求物之情也三陽位也在屯之世

剛柔始交民無定主以六居之能無爭乎是以
為屯三求于上六而弗之應介于二四而莫
之與二將應五四將應初三為之難是以謂之
屯也夫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使三而不為之難
二陽者亦莫能相一也故初以四為配而
承于二五以二為配而比于四據兩立之勢挾
猜疑之情其為屯難不亦宜乎然初與四二與
五皆不失其正而二五又中也其在爻初四有
昏媾之利二五有小之屯何也曰天地交而

為泰不交為否乾下于初坤升于四是以為利
也九五在上六二在下是以為屯也此所為見
而不失其居者乎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

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初九震也以陽居剛而在下卦之初應乎六四
而承乎六二二爻皆坤而四又坎也故曰磐桓
說者謂磐桓為回旋失之矣夫磐如磐桓如桓
磐大石也桓大木也石磐于地故謂之磐易曰

鴻漸于磐是也木亘于地故謂之桓詩松柏栢
桓是也磐桓与介于石之義同謂居貞也或曰
震為動為躁而取諸磐桓以為義則艮之象于
何取之曰艮者震之所自来也震者艮之所從
出也艮終而震始艮少而震長故震為塗而
艮為石震為蒼而艮為堅節震為重門而
艮為門皆相因之義也豫之六二介于石者
艮也不終日者出乎震也今也震居坤下三陰
乘之犹未離乎艮也謂之磐桓不亦宜乎夫靜

不極者其動不威守不固者其發不勇根不深
者其木不茂基不大者其上不廣故曰利居貞
利建侯以九居初正也君子居得其民之所
歸是以能建侯也居天下之廣居行天下之大
道是之謂居貞也有天下而君之列爵分土法
制號令我之自出是以謂建侯也故曰譬如北
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彖所謂有攸徃是也
震為長男有天子象坤為有諸侯萬民之
象方屯之初昏媾未定男不下女无以得君

不下士无以得臣初九以陽下陰以貴下賤民
歸如水就下故初體乎坎震不得不上行四體乎
坎不得不就下體乎坤不得不順服是以得
民而建侯也故曰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
大得民也

六二屯如遭如乘馬班如匪寇昏媾女子貞不字
十年乃字

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六二坤也以陰居柔而在下卦之中應于九五

而乘乎初九二爻皆震也承于六二三則艮也
故曰屯如遭如屯難也遭回也二配在五而
疏于初壅闕於三是以屯難遭屯也故曰乘馬
班如春秋傳有班馬之聲杜氏曰班別也乾為
馬陽物也震坎艮得乾之一體是以皆稱之
也二之如初非其所乘是故有班馬之象古者
大事不乘異產乘馬班如其欲去之亟矣然五
在險中四為之難三力守之過其衝故曰
匪寇昏媾女子貞不字四與上皆坎也坎為盜

故有寇象二五平應匪寇之故則婚媾矣言其以正合也女子未嫁之稱也二六居中守正故有女子之象然辭坤而配五又有為母之道焉字母道也婚媾則子矣既曰婚媾又曰不字何也曰夫婦之道男先下女、乃從之君臣之義君先下士、乃應之合六五辭震而上行不肯下逮六二體坤而後和莫敢先求又有二爻實為之間故雖婚媾既成猶十年而不字也夫士之仕猶女之嫁也不曰士貞而曰女子貞者女

子待禮而行貞不可犯于士為尤嚴也雖然牝牡之情室家之願陽唱陰和男行女從自然之理也方屯之時陰陽相求三六而有五為之配其終不仕而已乎故曰十年乃字十者數之終大運之周也數終必變運周必復二五相易婚媾字矣雷雨作解其十年之數乎故子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六三以陰居剛而在下卦之上上體為艮下體亦為艮而介乎二四之坤應在上六上為坎陰也故曰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坎為

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斯之謂吉矣

子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坤為順因勢利導之非勉強行之者也故九二上九皆震也而初六則坎也六五則坤也坤為坎為其為蒙一也而坎為險坤為順此其所以不同欤或曰子以初為下愚五為上智三四者中人之性欤曰

然則中人以下六三是也中人以上六四是也冒為其困且吝也曰三舍順而效逆四遠賢而比愚其不可以語上均矣困且吝宜哉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象曰求而往明也

六四以陰居柔而在上卦之下上體為坎下體為坤應乎初九之震而乘六三之艮故曰乘馬班如屯有錯惟二陽而言三爻皆言乘馬者明三體

艮而居剛有為君之志也四配在初而乘乎三
非見初六謂之發蒙小叩小鳴大叩大鳴上智
之資也觸之而无不應故六五謂之繫蒙夫五
以柔居尊委聽於上其終為 為蒙在上^{上係}
故亦有班如之象也乘馬班如 則必舍之而
從初矣故曰求婚媾往求初也往者四也男先
下女之乃從之君先下士乃應之求而不往則
失君不求而往則失臣二者皆過也初九以陽
下陰體震上行先來之義也六四以陰而從陽

體坎而就下後往之義也故曰吉无不利男女
正而家以肥君臣正而國以治如是之吉而有
不利哉故曰求而往明也君臣之間夫婦之際
而可不明乎哉初九震為明六三艮為幽二爻
見求而四之所往者明也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九五震也以陽居剛而在上卦之中應乎六二
之坤而乘承皆坎也故曰屯其膏震為雷坎為

兩膏澤之象也坤為主為民震為上行膏澤不
下于民之象也五配在二而屯其膏莫肯相求
是以不下也陽為大陰為小大者五也君道夫
道也小者二也妻道臣道也五正也二亦正也
然女不求男不失為女臣不求君不失為士小
者以是為正則吉矣男不下女無以成其家君
不下士无以保其國大者以是為正莫之與矣
欲光得乎故初與五同于體震二與四同于
體坤謂之婚媾而或利或屯者升降之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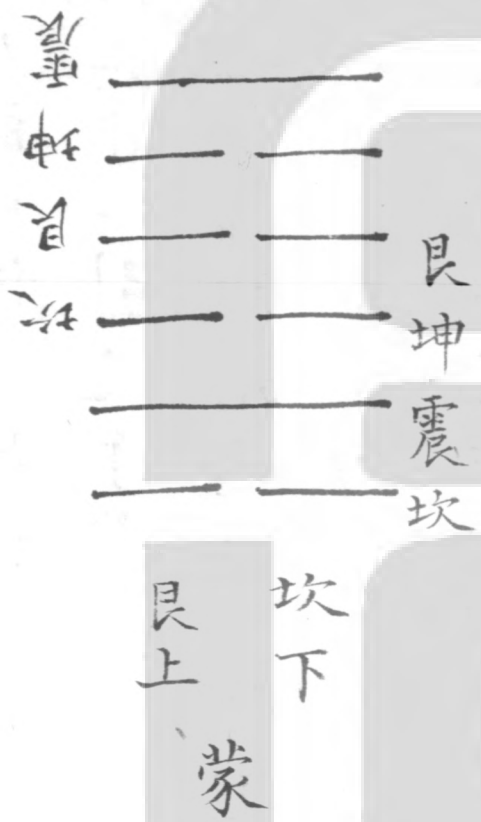
也然雲露之盈其終必兩二五反常十年乃字
其雷雨作解之時乎故子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上六坎也以陰居柔而在上卦之上應在六三
而乘九五之震故曰乘馬班如上之與五非其
所乘故亦有班如之象然二舍其班而適五四
舍其班而適初各從其媾也上六舍其班而適
三三陰柔而體艮非其偶也故曰泣血漣如坎

為憂傷為心病為血卦故有泣血之象上六正
 反皆坎連如之象也居屯之極與五為隣舍之
 而去悵然无所之途窮泣血不亦宜乎



序卦曰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
 蒙者蒙也物之穉也

蒙之成卦屯之反也覆而視屯蒙之象也震坎
 重而坤艮其動乎險中所以為屯也坎艮成而

隱伏

四配在初而乘乎三非

見初六謂之發蒙叩之小則小鳴叩之大則大
鳴上知之資也觸之而无不應故六五謂之係
蒙夫五以柔居尊委聽于上其終為聖為蒙在
上九所以係之如何耳故曰不利為寇利禦寇
格其非心引之于當道所謂禦寇也逢君之惡
納之于邪所謂為寇也有禦寇之臣則五為信
順尚賢之君有為寇之臣則五為暗柔失權之
主當其任者非伊傅周公而誰乎管蔡之流言
公不利于孺子此則為寇也周公東征四國是
皇此則禦寇也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
尹之志則篡也或曰上九一爻兼有為寇禦寇
之義乎曰有之六三坎也坎為寇有不順之行
上與之配若不從之是與之為寇也拒而不用
刑禦之何以知其有利不利乎曰三以小人而
乘君子之器既无攸利矣上而從之又何利之
有焉故三言勿用取女上言不利為寇可為深
切著明矣子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上謂六五

下謂六三上下二爻皆有坤順之體故上九係之而无不應禦之而无不服功成于外而人主不疑委任于中而天下不議此非人臣之利天下國家之利也六五不順雖欲禦寇不可得矣六三不順雖欲係蒙豈可得乎周公所以居東三年而作詩以遺成王也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則不吉利貞

象曰蒙山下有險而止蒙

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下坎上艮成卦曰蒙者坎為水震為坤為地艮為山為止水出于地而山止之故謂之蒙險陷之中進而上行有物止之蒙之象也夫子但取其二象而釋之曰山下有險而止蒙夫險能不出此其所以為蒙也是故古謂之童蒙謂之蒙闇謂之蒙蔽

今日蒙亨何也曰蒙

而援亨也非謂蒙者有時而亨也凡物之生形
氣未定无以蒙之則暴露散越而不能條暢遂
茂人之聰明亦如是尔仁義禮知性所有也發
而不中節則流而入于邪養之以其所

下缺

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何也曰蒙之諸爻以上
蒙下為義其二陽先覺之象其四陰童蒙之象
陽為明陰為晦上為應下為求初六之象也九

二發之六五之蒙上九係之童蒙求我也三之
不順四之犹遠匪我求童蒙也君子之教来者
弗距去者勿追人求我斯應之人不我求吾曷
為之哉故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
志于應而已不志于求也初筮告再三瀆則
不瀆何也初之于二五之于上求則得之皆初
筮也三四之于上歷二三爻求而弗應再三瀆
也筮所以求疑也齋戒以奉之肅恭以臨之弗
敢瀆之初筮不從又求改筮至再至三神弗之

告矣詩云我龜既厭不敢告猷君子與其進不
與其退入潔已以進斯告之矣不憤不啟不悱
不發誨爾諄々聽我藐々又從而告之祗所以
瀆之也故曰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々則不
告瀆蒙也或曰二之位剛中也上九亦曰剛
中何哉曰此之謂時中也初六以不中而震坤
服險而上所以為蒙也乾坤之交由震而達乎
坎由坎而終乎艮則屯蒙之序也夫蒙者冥昧
之稱也掩蔽之義也萬物之生受陰陽之氣雜

乎芒 之間謂之屯勾萌胎卵有生而未達襁
覆載有識而未開則謂之蒙不屯不生不蒙
不成故 之彖曰元亨利貞蒙之彖不曰元而
曰亨利貞于義昭矣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山艮也泉坎也坎不曰水而曰泉者水在山下
泉之象也泉出于山土石蒙之其源濫觴其
達也無所不至故君子以之果行育德果行猶
不舍晝夜也育德猶源深而流長也孟子曰原

泉混之不舍晝夜云々其山下出泉果行育德之義乎

雜卦曰蒙雜而著

蒙者蒙也蒙之言覆也故爻以上蒙下為義日出而明入而晦故陽為明陰為蒙之者必求于人求人者未有不下之者也故上為應下為求中養不中才養不才故以陽居剛者求人發之以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矣故曰蒙亨以亨行時中也以亨行者因勢而利導之非揠苗

而助之長也發而中節不亦宜乎 下闕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
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初六坎也以陰居剛而在一卦之下承于九二
之震其應六四則艮也故曰發蒙坎為幽震
為明以陰求明發蒙之象也在卦之下下愚之
品聰明不開恣于情性放肆邪侈无不為矣故
曰利用刑人陰為刑坎為陷于刑者皆蒙士
也震為動為決躁則刑人之象也夫不教而殺
為虐今蒙之初不教而刑之何也曰陽為德陰
為刑震主施惠坎主下有誤今因蒙之初以陰求
二故九二以中而發之六五之童蒙未失乎

中也故上九為之禦寇而已禦寇閑邪之義也
然則九二之謂剛中六五之謂時中其于初筮
告以亨行均也夫子之言蓋互明歟 貞何也
曰亨而利之而正乾坤之序也通乎坎成乎艮
故係之也喜怒哀樂未發為中發而皆中節謂
之和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故曰蒙以養正聖功
也 下闕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

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九二震也以陽居柔而在下卦之中應乎六五而介于初三二爻皆坎而三又坤也故曰包蒙包覆藏也坎為隱伏故有包蒙之象以陽明之資震動之體而在隱柔險陷之中以蒙自包者也君子之道闇然日章有諸中而包諸外故曰吉然乘乎初六有發蒙之象故又曰納婦吉婦謂初也婦之初歸未習夫家之事童蒙也納而

教之正法以刑之辨之于早不亦吉乎詩云刑于寡妻書曰觀厥刑于二女皆此之謂也故曰子克家震長子也能教其婦斯克其家矣或曰二配在五不以五為婦乎曰蒙以上下為義五尊非婦也曰然則六五為父九二為子乎曰非也對子而言則父剛而子柔今子克家而父為童蒙未之聞矣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今父在而言克家亦未之聞矣曰然則九二何從而稱子乎曰五體坤之為母陰柔居尊辟蒙所

附非得九二剛中之子何以

下闕

初六發蒙節缺解補于後

坎從震用刑輔德者也故曰利者非以刑殺

為利也制刑以杜其非心明刑以望其悛革斯

為利也若有罪而刑殺何利之有哉或曰刑一

人而千萬人服豈非利乎曰不然非毒民以自

利也若殺人剝人而我以為利是誠何心哉故

曰用說桎梏以往各坎為矯故有桎梏之象

震為出故有說而往之象荀氏說卦坎為桎

梏桎梏者所以械其手足也及夫刑然後說

之以往周官大司寇以圜土聚

見害人

者弗寇而加明刑焉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又以嘉石平民凡民之有罪而未鹿于法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使州里之然後宥而舍之所謂說桎梏以往者不能改而出圜土者也于是而用刑一成而不可變也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續聖人所不忍也故曰吝立法制利用于加桎梏之前可謂利矣刑殺劓用于說桎梏之後亦有吝乎吝之言羞者豈特罷民之羞為政不能使民遷善改過而至于用刑亦可羞矣故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必如舜之命皋陶斯為刑期無刑者乎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六三上體為坤下幹為坎以陰居剛而在下卦之上應于上九而乘乎九二二爻皆震也承于

六四、則艮也故曰勿用取女以陰居剛體坤而離乎坎近九二而下比之女之不可取者也故曰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金剛也三之稱金猶其稱馬也皆得乾之一辭故也大之言配也三配在上而比于二見剛夫而求之不自有其身者女之醜行也敗國亂家皆是物也何所往而利哉或曰何以知三之不待配而從二乎曰為其坎也坎為承水性趨下而乘乎二其求之也孰禦之哉故子曰行不順也三體坤、為

也
順今雜乎坎而為不順之行是以聖人戒之深也

六四困蒙吝

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辭有缺

初六介于三五之間三與五皆坤而初與三皆坎也故曰困蒙坤為黑坎為幽艮為止相與為暗昧者也用而不舉斯為下矣揚雄有言

侍于君子晦斯光窒斯通今六四以陰柔之質而上下无陽不能近君子其困不亦宜乎故曰吝書曰遠德比頑童是已子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陽為寔陰為虛矣實故可以分人虛故可以受道六四以陰居柔而在三陰之中獨遠于陽宜其吝也

六五童蒙吉

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六五坤也以陰居剛而在上卦之中隱乎九二

而承于上九二爻皆震故曰童蒙坤為順震為明以順求明童蒙之象也喜怒哀樂未發之為中六五是也或曰六五之蒙有以異于初六乎曰是何言欤初居最下下愚之質也五位尊位而以中行上知之資也上知之資謂之童蒙何也曰童蒙者求人也禮恭然後可以言道之方辭順然後可與言道之理色從然後可與言道之致夫如是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故曰吉高宗之誥曰以台正于四方 恐

德弗類成王之訪曰惟予小子不聰敬止此之
謂童蒙也終始于學聿修厥德

上九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
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上九震也以陽居柔而在一卦之上應于六三
而乘乎六五二爻皆坤而又坎也故曰擊蒙說
者皆以擊蒙為征伐之義非也夫既謂之蒙矣
即不帥教豈能然與我敵也哉教之弗帥君
子猶矜其愚而將宥之不得已而後刑之初六
之刑人是已何至于興師動衆以力勝之乎然
則擊蒙何義也曰擊如擊鼓擊磬之擊陽者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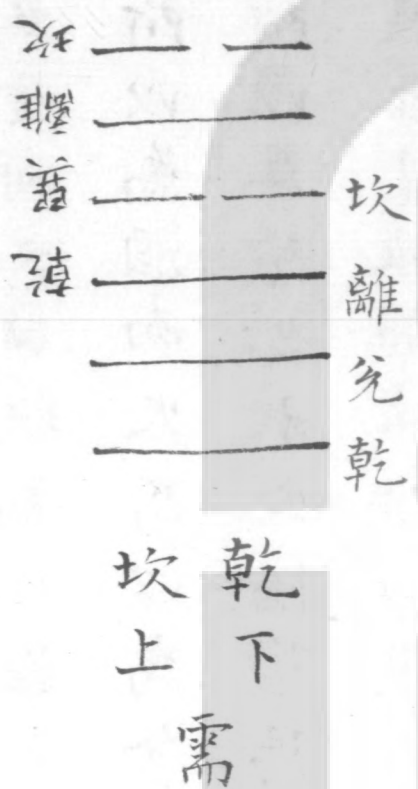
之所未明者暗之所未求震為聲為動故有擊蒙
之象瞽者不見大山聾者不聞雷霆下愚之質
也發之而後耳有聞目有見乎

後一段誤錄於前今正舊本之訛補書于上九節

初六謂之發蒙叩之小則小鳴叩之大則大鳴
上知之質也觸之而不應故六五謂之童蒙
夫五以柔居尊委聽于上其終為聖為蒙在上
九所以擊之何如耳故曰不利為寇利禦寇格
其非心引于當道所謂禦寇也逢君之惡納之
于邪所謂為寇也有禦寇之臣則五為信順尚
賢之君有為寇之臣則五為暗弱失權之主當

其任者非伊周而誰可乎管蔡流言曰公將不利于孺子此為寇也周公東征四國是皇此禦寇也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或曰上九一爻兼有為寇禦寇之象乎曰有之六三坎也坎為寇有不順之行上與之配若不從之是與之為寇也拒而不用禦之何以知其有利不利乎曰三以小入而乘君子之器既无攸利矣上而從之又何利之有焉故三言勿用取女上言不利為寇可謂深切著明矣子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上謂六五下謂六三上下二爻皆有坤順之體故上九擊之而无不應禦之而无不服功成于外人主不疑委任于中天下不議此非人臣之利天下國家之利也六五不順雖欲禦寇不可得已六三不順雖欲擊蒙又可得乎周公所以居東三年而作鴻之詩以遺成王也

周易經傳集解需訟卷第三



序卦曰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不養故受之以需者飲食之道也

自蒙而需艮變為乾坎反居上而成卦也艮變為變上而成健也坎反居上險在前也夫物之

生動乎險謂之屯險而止謂之蒙既而健矣
雖險在前不能陷也乾坎之中有離兌之象焉
坎為酒離為食兌為口乾為人酒食者生人所
需而口之所仰也故謂之需也或曰坎為酒離
為食何也曰坎為水離為火坎為陽離為陰水
所以為酒而火所以為食也酒所以養陽而食
所以養陰也水火備陰陽然後物得其宜人得
其養是故離坎合而後酒食之彖著矣困之九
二曰困于酒食漸之六二曰飲食衎衎皆離坎

之象也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
矣
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
往有功也

下乾上坎成卦曰需者乾為健兌為說離為
麗坎為險夫以剛健之才當險難之衝可以遂
濟矣為其有說麗之象焉是以未濟而需也夫

乾之志未嘗不欲出乎險也。以出險之志，又有濟險之才，其不濟則陷矣。為其有說麗之象焉。是以不陷而需也。需者，須也。需之時，上之有以需乎下，下之有以須乎上，下相須以濟者也。既不可陷，又不遂濟，須其時而已。聖人不能為時，又不失時，非聖人之所能為也。能不失時而已。時之未至，不可以須；時之既至，无所須。需惟其將至，是以需也。是故需以涉川為喻。乾為人，兌為澤，離為舟，坎為川，澤上水也，川流水

也。舟楫，其人力至，雖大澤可喻也。至而止矣。川之為水，其來有時，其去也不旋踵，苟不需焉，則失之矣。故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何謂也？曰：需必有孚。无孚，則不利需矣。需有四陽，九五以離居坎中，光亨之象也。三陽之所需也。三陽以乾居坎下，利澤之象也。九五之所需也。惟其有孚，是以相須而不釋也。然五在險中，有所需而未施。三陽在有所須而不進，是以未

能相遇而謂之需也及夫險難既平君臣相遇
飲食宴樂行慶施惠光被四表品物咸亨斯為
貞吉矣貞者正也有德而無位其施不行有位
无德其養不給故子曰位乎天位以正中也謂
九五也利涉大川往有功謂三陽也高宗說命
曰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大旱用女作霖
雨又曰若作酒醴汝惟麴蘖若作和羹汝為鹽
梅其湏之謂也此則需之義也或曰乾為人離
為舟何也曰乾健而離中虛也易之取象皆如

是矣

象曰雲上于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雲坎也天乾也坎不曰雨而曰雲者雨在天上
雲之象也雲上而麗于天其為澤也可企而湏
矣故太平之君子以之飲食宴樂飲食宴樂者
所以待群臣嘉賓之道也臣賓得盡其心而四
海之內飢食渴飲含哺鼓腹无不得其所矣此
鹿鳴嘉魚等詩所為作也豈相從于醉飽而已
乎程氏歐陽氏為君子待時飲食以養其體宴

樂以養其志失之遠矣

雜卦曰需不進也

不進者非退非止有所需而不進也需之諸爻
以上相須為義其所以須之何也需之所以為
需二五非其應也以六居二則離坎而為既濟
以六居五則乾坤而為泰矣所以為需者乾下
遇坤而坎不逢離是以須而不進也卦四陽二
陰三陽君子之象二陽小人之象九五之陽人
君之象九五之君方在難中而需三陽之未三

陽在下未及于難而需九五之施相需之情如
此其急其可以不進乎曰需之象則涉川是也
其遲速 而以相需甚急而 未至雖欲進

能乎自三以往乃有離坎既濟之象初需于郊
二需于涉_沙三需于泥水至潮平而後可舟故曰
不進者非退非止有所需也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
也

初九乾也以陽居剛而在一卦之下應乎六四
之坎而求乎九二之兌故曰需于郊邑外也
平曠之地遠于險矣坎為
為郊兌為澤故
有需于郊之象夫乾天下之至健也
以知險犯難而肯行乎是則水之未濟至冥其
需而不進矣故曰利用恒无咎恒久也方潮汐
未至郊而需焉不能待莫之致而至焉者未有
能濟者也知其必至需而不去又何咎之有哉
需之初未可以濟君子居下位安常守淨而无
忿躁之心斯可以无咎矣子曰需于郊不犯難
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夫待之終日而不
至去之瞬息而不及者皆不知其會而失其常
也知其會者燕安食息恬然若无所需焉雖久
而不去矣迨其將至則卷衣接淅而從之惟恐
不及恒
无咎乎孟子以仕止久速

稱夫子此之謂也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

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九二允也以陽柔而在下卦之中上无其應而連于六四之坎故曰需于沙坎為水允為澤則鹵故有沙象沙在水濱水盛則漫水殺則固于險為漸進之矣欲涉川者需之于郊水至舟行則有而失之需之于沙則不失之矣然水方大至舟未乘苟无濡首之灾必有蹇裳之患故曰小有言小謂四也陰為小允為口舌小人有言之象君子之進小人惧其害已不免有言然九五在上三陽同心小人終當退聽故曰

終吉與鴻漸于險易之勢同矣子曰需于沙行在中也謂以陽居柔寬衍而居中故其需之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說而麗乎明其終吉宜哉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上體為離下體為乾以陽居剛而在下卦之上應乎上六而接于六四二爻皆坎而四又巽也故曰需于泥坎為水離為巽為故有需于

泥之象泥在水中水至則沒水落則見于險為
切近之矣夫涉川者未有需于泥者也需要于泥
者其在舟乎乾為人離為舟在下卦之上乘舟
之象也需要至于三其勢已極不可以不進矣然
需須也非以進為義也水近而水至未可盪而
行之也故曰致寇至離為兵健為乾坎為盜故
有致寇之象孫武曰善用兵者致人而不致于
人我需如泥寇將自至以逸待勞勝之必矣故
子曰需于泥灾在外也外謂四也自我致寇敬

慎不敗乾為健離為明故有敬慎之象以其需
而不進是以知其敬慎也或曰君子居易俟命
小人行險僥倖今需君子至于在泥不幾冒險
乎曰不然險難之時上无明君下无同志進而
无益将及于禍故君子退藏必密今九五之尊
體乎離明須我于上三陽同志體于乾健與我
共需時已極而将亨難已甚而将解若犹全身
遠害是楊朱之徒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三之
在泥不亦宜乎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上體為坎下體為巽以陰居柔而在上卦之下應乎初九而介于九三九五之中三與五為離初與三為乾故曰需于血坎為血卦為憂傷巽為順伏故有需于血之象下卦三陽進而上行四其塗勢必交戰然以一陰拒三陽知其不敵遂退聽是需于血雖在必爭之地無敢鬪之心故曰出自穴坎為陰陷故有穴象六四退

聽然後三陽進而正行出自穴也君子進小人退尚何求哉故曰需于血順以聽順者巽聽者坎也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

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九五離也以陽居剛而在上卦之中下无其德而介于四上之間二爻皆坎而四又巽也故曰需于酒食坎為酒離為食酒食所以養人九五之君雖在險難中而有養人之具所以施未行

者有所須故也離為舟坎為水之來也有時
舟之至也斯需于沙泥者需水之來也需于
酒食者需舟之主也有君無臣有臣無君皆不
可為也五在難中知三陽之將至為酒食以需
之險難既平君臣相遇飲食晏樂不出乎樽俎
之間而天下無不被其澤此所謂養賢以及萬
民者也故曰貞吉以九居五位乎天位君臣賢
聖相須以濟吉可知矣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無偏無陂無反無側中正之謂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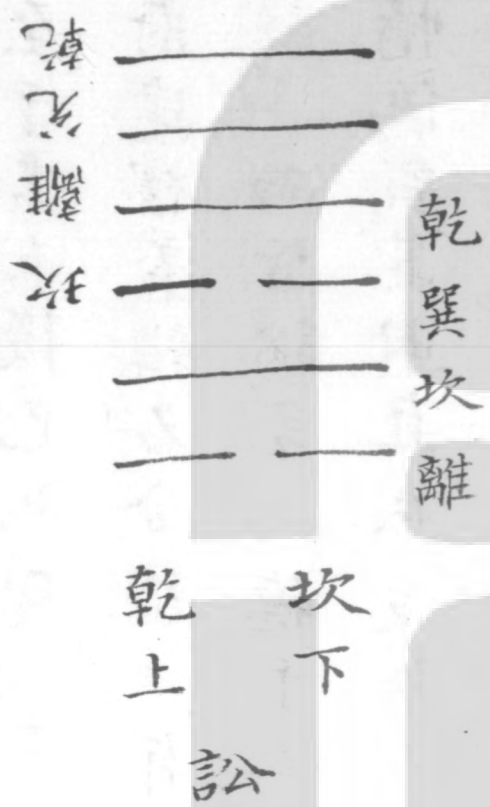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
也

上六以陰居柔在一卦之上應乎九三而乘九
五二爻皆離而三又乾也故曰入于穴之坎也
六四之位出上六之謂入何也曰四不之乎
地三陽方來出于穴者所以聽命也上不之
乎地三陽既至入于穴者所以勞也故曰有
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我為主彼為客

謂下卦三謂三陽也三陽之來非上六之所願
故謂不速之客若九五須為酒食則速之矣然
上六知其勢窮而入于穴既見君子致敬盡禮
是以終吉也或曰于需之艱難者二陰也君子
之進也豈為其敬已而不治之歟曰需之言待
也所以待者以時之未至而險難之未平也六
四當三陽之衝知其不敵而出穴以聽之矣上
六居一卦之上知其勢窮而入穴以待之矣君
臣相遇飲食宴樂小人退聽不敢為非若是足

矣而君子猶將念其舊惡而不與惟新不已甚
乎向若律于邪慝欺君賊民則必無退聽之事
矣故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失
大也六居一卦之上而乘九五之尊可謂不當
位矣居坎之終不為難首不拒賢路客非速
至而能敬可謂無大失矣或曰三陽之來既非
所願烏知其敬乎曰四應在初是以知其順以
聽也二應在三是以知而入而敬之也豈苟云
乎哉言易者以剛得位為貞不居其位謂之不

當觀此象辭然後知易之為書惟變所矣



序卦曰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

訟之成卦需之反也乾與坎合而後飲食之道著坎為酒離為食兌為口乾為人飲食在上人

賴其養是以謂之需也飲食在下與人相
以謂之訟也夫生人之大欲飲食為先欲而不
得則爭之而不得則亂死以正之則強弱相凌
眾寡相暴至于併吞殄滅然後異類出而食之
至于盡而後已也聖人憂之為之立君臣設官
府建禮義辨名分所以有 而不敢爭之而不
敢 而皆訟言以聽于其上之 之人為之審其
情偽斷其曲直然後強不得凌弱眾不得暴寡
老幼有養梵獨有收然後生民之類
息

是故訟者聖人之所不能免也自生民
而訟作矣明君在上訟至死訟刑期無刑可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使民從事
于孝弟忠信則無復侵凌怨閱之事而何訟之
有哉世之腐儒以訟為衰世之事夫使民生而
無欲之而不爭之而不滅則所為立君臣設官
府建禮義辨名分 民 如猿狙麋鹿跳擲
于山林是聖人之罪也君臣上下苟不可廢又
何患于訟哉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象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

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上乾下坎成卦曰訟坎為險離為麗巽為入乾為健夫險而以健行之則悖亂之事作矣為有麗入之象是以不成乎亂也下險而上健則鬪

爭之禍興矣為其有麗入之象是以不成乎爭也麗附麗之謂也入順從之謂也附麗而不專順從而不逆是以雖險健不為爭亂而為訟也

訟者言于公而聽于其上者也上有剛明中正之君然後下有公言退聽之事天下之人有所不平于心而皆有所赴愬焉然後王澤下流而無壅民志上通而無滯故聖人有取于訟也故曰訟上剛云々訟有孚窒惕中吉何謂也曰訟必有孚無孚則民不信于其上而訟不即矣訟

無所即則起而並爭然後強有力者出而制之
矣坎之象為有孚需訟之有孚皆由坎來也窒
者離也惕者坎也坎為通則離窒塞可知矣坎
為憂傷故有惕懼之象惟其有孚故能使奸險
阻塞懼而退聽所以然者九五在上剛中正為
聽訟之主故曰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
剛來云者乾自需來也需之上六曰不速之客
三人來是也終凶謂上九也九以剛在上於
斯應失正而過乎中當聽訟之時變亂曲直背

公而忘私者也夫訟所以平民而期于無訟也
今又以訟終之是淪胥以溺而已叔向言雍子
自知其罪而自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
其罪一也欲無凶得乎故曰終凶訟不可成也
說者皆以訟為小人之事終正則吉終成則凶
夫民有所不得其平然後訟以求其直既訟而
無成曲直不分而亂人逞矣何貴赴愬于明君
哉故曰利見大人尚中正也謂坎而上行訟以
求直者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謂乾而下比

以訟齊訟者也五乾之中故有利見大人之象
三體巽坎三為水巽為入故有入于淵之象乾
之三爻為聽訟之主坎之三爻為質訟之人然
後訟之義可得而言矣或曰需與訟皆以乾坎
成卦需言光亨訟言窒惕何也曰君臣間不至
于光亨不足為明良之盛聽訟之事雖堯舜在
上不過使民惕窒而已所以漸摩天下使之有
恥且格者在禮樂教化非聽訟之所及也故曰
使無訟也二卦皆以九居五而需言貞吉訟言

中正何也君_臣之合必以正言正則中可知獄訟
必得其中言正_中則正可知故需言以正中訟言
尚中正蓋兼明之矣

象曰天與水違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天乾也水坎也坎不曰雨而曰水者雨在天下
水之象也天道上行水性下趨上下相違訟之
義也故天與火為同人天與水為訟雜卦訟不
親也同人親也君子以是知險易之殊性邪正
之異趨一險一健欲其久處而無訟難矣哉聖

人作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百官以治萬民以察
是謀其始以辨夫爭訟之道也老氏曰聖人執
左契而不責于人故有德司契無德司徹老氏
無為猶有司契之論則為人上者不能求民之
情以為之防而徒嚴刑峻法或多贖數赦皆不
知謀始之義也

雜卦曰訟不親也

訟之諸爻下三為質訟之人上三為聽訟之主
於其同體之中皆無親比之義下而親比何以
致訟上而親比何以聽訟故訟之諸爻視其所
居與其所應而吉凶可見矣陽為君子陰為小
人彼雖小人也而居于君子又有君子為之應
則其訟直其理伸矣此雖君子也而居于小人
又有小人為之應則其志偏而其聽謬矣坎而
上行以應乎乾訟直而理伸矣乾而下比以交
乎坎志偏而聽謬矣或曰君子小人易地而居
何謂也曰蚩蚩下愚謂之小人可也訟以求直
非居君子之地乎居官臨民謂之君子可也取

非其有非居小人之地乎雜卦辨是與非義
灼然矣故訟之諸爻自初六六三眎之則初之
與四三之與上皆君子也上行故也自九四上
九視之四與初上與三皆小人也下比故也各
于爻見之矣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

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辨明
也

初六坎也以陰居剛而在一卦之下應乎九四

而承乎九二二爻皆離而四又乾也坎為幽離
為明陰為小人陽為君子然則初六雖以小人
之資而能居君子之地又有君子為之應焉故
曰不永所事在卦之下訟以求直所遇皆明一
訟而決矣久于其事哉然初應在四而承乎二
皆有離坎之配能免小人之有言乎居訟之時
有不親之義小人无所措其詞矣故曰小有言
終吉有言謂六三一在二四之間故不免有言
而有應在上食于舊德各從其配則初六與之

皆享其終吉矣六三為小上九為終故也子曰
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訟久不決其變不可勝
窮矣雖小有言其辨明也明者離也六二九四
之謂乎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

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九二離也以陽居柔而在下卦之中上无其應
而介于二爻陰之間二爻皆坎而三又巽也坎
為險巽為入離為麗是君子居小人之地附麗

以行險者也故曰不克訟克之言勝也以不直
之訟而遇中正之君弗克宜哉然二體乎離明
知難而退必矣故曰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
眚坎為隱伏故有逋象初與三皆同體故有邑
人三百戶之象初應在四三應在上非二之所
當得也二將據之以為已有則四與上之所不
釋也知不可得歸而逋逃可以无眚矣子曰不
克訟歸逋竄也訟為不親二離據邑人莫之
與故可以竄而克矣自下訟上患至掇也上謂

九四上九也取非其有患之也其自撥之矣
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無怨言斯聽訟之謂也
夫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

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下體為坎上體為巽以陰居剛在下卦之上應
乎上九而介于二四之間二與四為離而四與
上為乾故曰食舊德六三以小人之資而能居
君子之地又有君子為之應焉雖居二四之間

終能食其舊德矣食舊德者從其配也然三退
于上九二而隣于二陽故曰貞厲終吉居二陽
之間而不去宜其危矣然九五在上中正以

聽天下天下之物莫不各得其分三之終吉不
亦宜乎故曰或從王事无成王謂五也與坤之
六三同矣三應上九食其舊德而九五在上令
則從之後五所以從上也躬從事之勞而不敢
有成功之利所以食舊德而克終者三為進退
之地巽為進退之卦故或之子曰食舊德從上

吉三從上四自應初何訟之有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

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上體為乾下體為離以陽居柔而在上卦之下
應乎初六而乘六三二爻皆坎而三又巽也故
不克訟九四在上聽訟之主也坎為陷巽為入
陷而入焉不能自出君子之資居小人之地小
人之應是以不能自克也然四體離體乾為
剛離為明稟剛明之才而在變化之位遷善改

過必矣故曰復即命渝安貞吉復而即九五之
命渝而安初六之貞斯能保其吉矣子曰復即
命渝安貞不失也過而能改善莫大焉九四之
吉改過之謂乎

九五訟元吉

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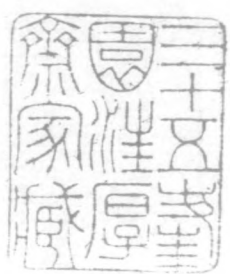
九五允也以陽居剛而在上卦之中下无其應
而介于四上之間二爻皆乾而四又離也故曰
訟元吉九君子之德也五君子之位以君子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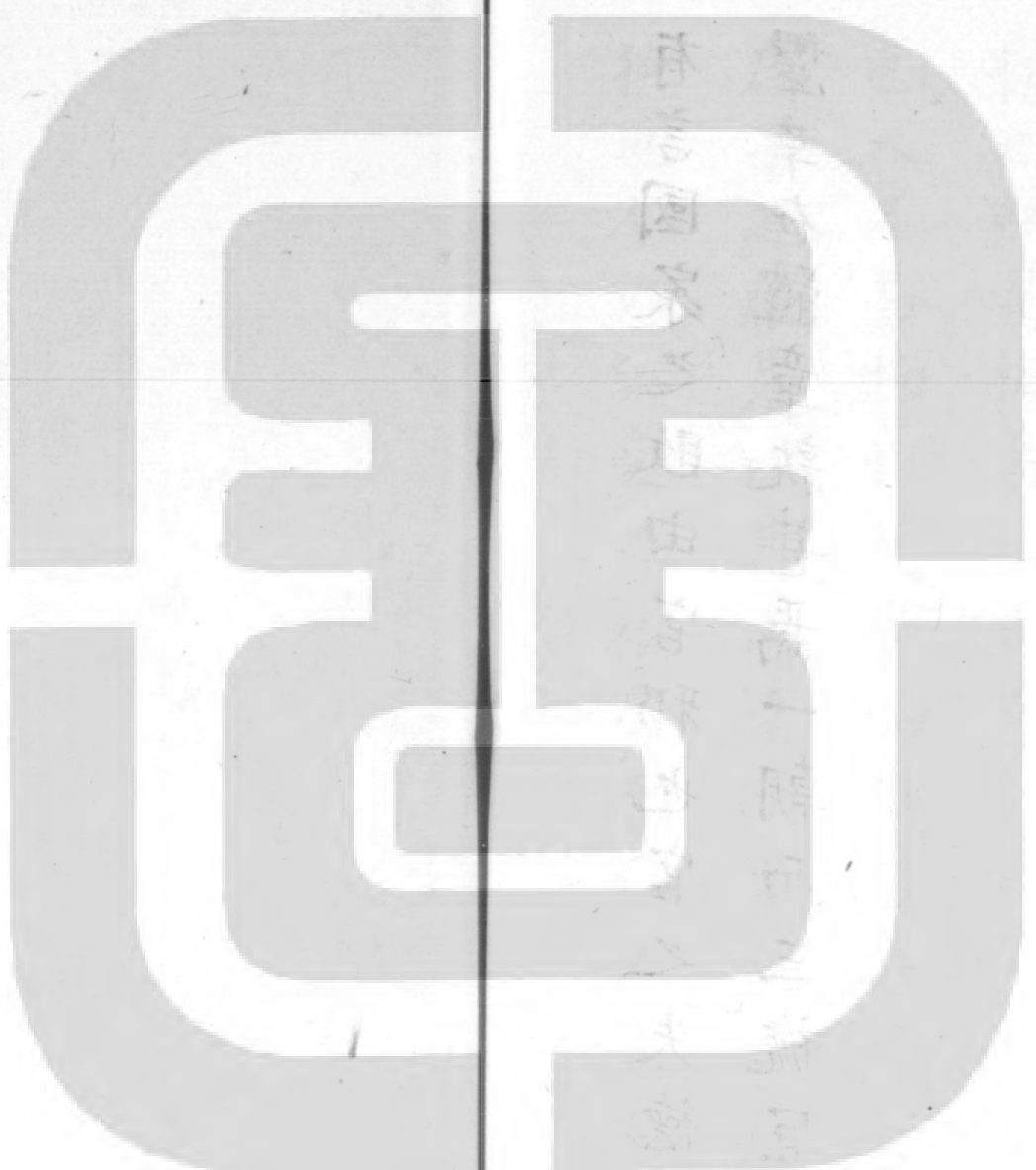
德而居君子之位大中至正無私焉是以謂
元吉也光為說乾為健以說為健大之象也自
二至四其體為離五居其上嚮明之義也為天
下之主聽天下之訟大中至正嚮明而治之
元吉不亦宜乎子曰訟元吉以中正也書言无
偏無陂遵王之義无反无側王道直正无偏无
黨王道蕩无黨無偏王道平九五之謂矣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
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上九乾也以陽居柔而在一卦之上乘九五之
光而應六三坎巽也故曰或錫之鞶帶終朝
居一卦之上九五之所敬也以君子之

資而居小人之地又有小人為之應焉宜其鞶
帶不得于九五而或錫之矣鞶大帶也上服之
飾也當下體之上故有鞶帶之象帶所以束服
者言帶則服可知矣為其受之于三故以帶言
之古者上下通謂之錫天錫禹王錫中伯上錫
下也師錫地禹錫元圭下錫上也此言或錫之

者明其非上之錫六三錫之也或之者疑之也
為其所從來之掩昧也故曰終朝三褫之六三
下卦之終故有終朝之象五體允、為毀折而
在三陽之究故有三褫之象以剛在上於
斯應聽訟之際背公營私而受鞶帶之賄故終
朝之間見褫者三焉子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
也人不易物惟德繫物有君子之德而加之以
君子之服是以其民望而畏之非敬其福敬其
德也今以訟受之祗辱而已又足敬乎臧哀伯
有言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
鞶草在體章孰甚焉一朝而三褫宜哉





新加坡 檳城 怡保 芙蓉 馬六甲 吉隆坡 雪蘭莪 霹靂 柔佛 峇株巴轄 居林 淡邊 峇株巴轄 居林 淡邊 峇株巴轄 居林 淡邊

110277

